

一个伯爵的历程

——阿·托尔斯泰的生平与创作

岚 沁 编译

北京大学出版社

内 容 简 介

本书在编译过程中参考了多种中外文资料，以阿·托尔斯泰的代表作为主线生动地介绍这位名作家的创作生涯与生平。既有阐明作家创作思想的内容，也有关于他社会活动的章节，又有他的家庭生活片断，还有他对新中国文学界的影响。这本小书还说明，一位才华横溢的作家脱离祖国只能糟踏才华，回到祖国的怀抱中，紧跟时代，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天才，创作出为祖国人民、世界人们喜爱的作品。

一个伯爵的历程

——阿·托尔斯泰的生平与创作

岚 沁 编译

责任编辑：王荣宅

*

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大学校内)

北京市昌平环球科技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75印张 237千字

1987年11月第一版 1987年1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01—5,000册

统一书号：10209·168 定价：2.60元



阿列克谢·托尔斯泰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童年和青年时代	1
第二章 步入文坛	51
第三章 在战争和革命年代里	92
第四章 在苏维埃祖国	149
第五章 历史小说家	185
第六章 积极的社会活动家	229
第七章 卫国战争的英勇战士	279

附 录

给尼·瓦·恰伊珂夫斯基的公开信	329
行前寄语	335

第一章 童年和青年时代

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于1883年1月10日生在俄国撒马拉省尼古拉耶夫斯克市（今普加乔夫^①斯克）附近的索斯诺夫卡田庄。

他的生父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托尔斯泰伯爵出身名门——先祖彼得·安德烈耶维奇·托尔斯泰^②曾是彼得大帝^③的勋臣。到了作家的祖父——亚历山大·彼德罗维奇这一代，才和商人攀亲，娶了莫斯科一位商人的女儿亚历山德拉·瓦西里耶芙娜·乌斯季诺娃。托尔斯泰家在萨马拉省的庄园就是用她的嫁资购置的。

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生于1849年11月29日。他曾就读于尼古拉耶夫斯克骑兵学校，1868年获得过骑兵少尉军衔，

① 普加乔夫是顿河流域的哥萨克，领导过1773—1775年的俄国农奴大起义。

② 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的高祖是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作家阿列克谢·康斯坦丁诺维奇·托尔斯泰的曾祖父的亲兄弟。

③ 彼得大帝（1672—1725），俄国沙皇。1682年与其兄伊凡五世同时即位，由其姐索菲娅摄政。1689年索菲娅被推翻，彼得掌实权。他在位期间曾出国考察、兴办工业、发展贸易、改革军制并建立正规海军、加强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对外不断进行扩张，导致国内阶级矛盾尖锐化，人民起义迭起，斯大林指出，彼得大帝建立并巩固地主和商人的国家，是依靠残酷剥削农奴进行的。

随后被派往禁卫军骠骑兵团服役。年轻的托尔斯泰伯爵一向落落寡合，后因打架斗殴被开除军籍。他被逐出首都彼得堡，也不得在大城市莫斯科居留。万般无奈，这位伯爵回到了萨马拉省的庄园。他在这里结识了未来的妻子亚历山德拉·列昂季耶芙娜·屠格涅娃，即作家阿·托尔斯泰的母亲。

亚历山德拉·列昂季耶芙娜·屠格涅娃生于1854年11月13日，她的父亲列昂季·鲍里索维奇·屠格涅夫是著名十二月党人屠格涅夫^①的堂兄弟。列昂季·鲍里索维奇早年曾在海军供职，退伍时军衔仅为中尉。他退出军界后成了亲，回到科罗维诺庄园，还当了几年县里的首席贵族。阿·托尔斯泰的外祖父为人随和、笃信宗教，有一套独特的处世哲学。1884年，他破了产，当了几年民事法官，后来到姐姐的庄园里度过了晚年。

亚历山德拉·列昂季耶芙娜是家中的长女。她是一位坚强、沉静和内向的女子，她博览群书、酷爱文学，早在婚前就经常写东西，并显露了一定的文学才能。婚后，这位感情细腻深沉的少妇觉得婚姻极不称心，首先是不能容忍丈夫那种不学无术、粗俗难耐的纨绔恶习。

婚后不到一年，年轻的托尔斯泰伯爵因侮辱省长克利莫夫受警察局监视，由于岳父家的亲戚从中斡旋，他才得以平安无事。他还无故寻衅，差点跟人决斗。在家里，他经常无端闹事，干扰妻子从事文学创作。作为一家之长的婆婆，不仅专横自私，而且不明事理；对儿媳百般刁难，对儿子一味袒护，连儿媳教育子女她也横加干涉。

亚历山德拉·列昂季耶芙娜作为一个女作家，在托尔斯

^① 即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屠格涅夫（1789—1871）因参加1825年12月14日反对沙皇的暴动被判死刑，后因流亡国外未执行。

泰这个贵族家庭里简直生活不下去。她不顾丈夫的多次威胁和舆论压力，不顾父母的阻拦，不待腹中的孩子（即作家阿·托尔斯泰）出生，撇下三个年幼的孩子，毅然决然投入了情人的怀抱，开始了新生活。这一大胆的行动无疑是对社会的挑战，引起了多方责难。正如她的儿子阿·托尔斯泰所说：“她走上了艰难的生活道路——她平素在贵族社会中的一切交往，不得不完全摒绝；所有原来的家庭关系，也不得不一齐断绝了。那时，女人跟丈夫离异是一种罪恶，一种堕落行为；在社会人士的心目中，她从一个正经的好女子一变而为举止失当的不体面的女人。对这件事，所有的人，连她父亲列昂季·鲍里索维奇·屠格涅夫和她母亲叶卡捷琳娜·亚历山大罗芙娜在内，都有同样的看法。

“我母亲决定走这艰难的一步，不止是她对阿·阿·鲍斯特罗姆有着热烈的爱情；就当时而论，我母亲是一个富有教养的人，而且是一个女作家（她写过中篇小说《穷乡僻壤》、长篇小说《不安的心》，后来又写了几本儿童读物，其中最流行的是《女友》）。”

阿·托尔斯泰的继父阿·阿·鲍斯特罗姆是一个有进步思想的小地主，1852年4月16日出生在一个小官员家庭，家境并不富裕。他在萨马拉省尼古拉耶夫斯克县帕夫洛夫村附近有个不大的田庄——索斯诺夫卡。鲍斯特罗姆在莫斯科一所文科学学校学习过，后因家境不好中途辍学。回乡后一直住在索斯诺夫卡田庄，直到1881年当选尼古拉耶夫县自治委员会^①主席。阿·托尔斯泰笔下继父的形象是这样的：“小地主阿·阿·鲍斯特罗姆——年轻的美男子，自由主义者，爱

① 帝俄时代的一种地方自治组织，各省县都有，其成员是贵族和资产阶级。1864年由亚历山大二世创制，十月革命后取缔。

好读书，有着‘求知欲’的人。”在中篇小说《尼基塔的童年》中的描写更为形象、具体、详细：“微红的双颊，亮晶晶的眼睛和闪亮的牙齿，一张诙谐的脸上，发黑的下髯分成了两缕，还有那响亮的诙谐的声音。你可以傻看着他的嘴，坐上几个钟头，结果他那些故事引得你笑得要死。”

1882年夏天，鲍斯特罗姆和亚历山德拉·列昂季耶芙娜住在索斯诺夫卡田庄。有一次两人到齐兹兰，偶然遇到托尔斯泰伯爵。这位无行的伯爵和对头狭路相逢，怒火中烧，竟公然开枪打伤了鲍斯特罗姆，还恶人先告状，让自己的律师告到宗教法庭。

一星期之后，萨马拉法院在尼古拉教堂装模作样地审理了托尔斯泰伯爵谋杀鲍斯特罗姆案件。虽然伯爵罪证确凿，还是判他无罪，因为当时的社会支持合法婚姻。

在作家阿·托尔斯泰出世的前一周，萨马拉教堂的大司祭奉托尔斯泰伯爵之命来见亚历山德拉·列昂季耶芙娜，却说什么是为他们夫妇进行调解。这位女作家断然宣布，不愿再和托尔斯泰伯爵保持夫妻关系，为了免受纠缠和造成未来孩子的痛苦，佯称腹中的婴儿之父是鲍斯特罗姆。她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想当初她也曾想和丈夫和睦相处，打算帮助他改掉公子哥儿习气，无奈他非但不听，还千方百计阻止她从事文学创作。再说，她为了得到新生活，不但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还付出了昂贵的代价。飞出笼的鸟儿暂不重回笼中去的，即使是金丝笼也好。

萨马拉人传说阿·托尔斯泰是鲍斯特罗姆的儿子，的确事出有因。不过，到了1883年1月12日，为婴儿洗礼时，在尼古拉耶夫斯克教堂里登记的还是阿廖沙^①的生身之父——

^① 作家阿列克谢的小名和爱称。

“禁卫军中尉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托尔斯泰伯爵”。

1883年9月份，萨马拉教会主管人还宣布，由于亚历山德拉·列昂季耶芙娜与人私通“破坏了婚姻的神圣性”，托尔斯泰夫妇的婚姻解除了，并且根据宗教法庭的条款，允许托尔斯泰伯爵另娶妻房。而亚历山德拉·列昂季耶芙娜终生不许再醮，还受到严厉的惩罚——被神职人员监督七年。

五年之后，托尔斯泰伯爵堂堂正正地娶了一位大尉的遗孀维拉·留德维戈芙娜·戈罗杰茨卡娅。而亚历山德拉·列昂季耶芙娜和鲍斯特罗姆的关系一直都不能合法化，只能算是同居。但这丝毫不影响鲍斯特罗姆夫妇的感情，因为他们是一对志同道合、心心相印的情侣。

鲍斯特罗姆夫妇和儿子阿廖沙生活在索斯诺夫卡田庄。田庄坐落在伏尔加河的支流恰格拉河畔，离萨马拉约七十俄里，骑马得走上两天。鲍斯特罗姆家的住房是一座木结构建筑，共有八个大房间。房前是一个花园，园中有池塘，池边栽着白柳。一条长满青芦苇的小河从屋后流过，远处是一望无际的大草原，起伏的丘陵隐约可见。虽然景物单调，由于视野开阔，倒也令人心旷神怡。草原上人烟稀少，村庄分布零散。阿廖沙和哥哥们经常骑马到附近的村庄玩耍，科洛科利佐夫卡、马利耶夫卡、乌捷夫卡等全是伏尔加河下游左岸的村子。

伏尔加河中下游地区经常干旱，庄稼收成往往不好。鲍斯特罗姆的小田庄处在大庄园的夹缝之中，随时都有被吃掉的危险。索斯诺夫卡土地有限，主人又不善于经营，而且对流行的新技术装备，诸如新式大车和捆禾机等十分入迷。这些新装备买来以后，却又不会使用，扔在草棚里任凭风吹雨淋，很快成了一堆废铁。阿·托尔斯泰在《尼基塔的童年》



阿·托尔斯泰部母亲

中写过这些情景：

“后来，父亲又起了一阵狂热——农业的改进——结果又是一次致命的损失：他从美洲订买机器，亲自从火车站运回来，教练工人们使用，教得直生气，对谁都喊叫——‘小心点，小心点，你们这些该死的魔鬼！’

“过些时候，妈妈有一天问他：

“‘喂，你那架了不起的捆麦机怎么样了呀？’

“‘怎么样了吗？’父亲用几个手指头在窗子的玻璃上敲着。‘那是一架好机器啊。’

“‘我看见了。就扔在小棚子里呢。’

“父亲耸耸肩膀，迅速地抚摸着他那分成两缕的下髻。”

尽管亚历山德拉·列昂季耶芙娜处处精打细算，仍然无济于事，经济总是那么拮据。买双靴子、一根腰带和一顶帽子就算奢侈了。

值得庆幸的是，鲍斯特罗姆家的精神生活远比物质生活丰富得多。这给未来的作家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并对他日后选择文学道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母亲和继父都酷爱读书，并经常朗诵俄罗斯古典作品。阿·托尔斯泰对童年生活有着亲切的回忆：“当冬天来到，花园和房屋都被白雪覆盖的时候，夜里就听到狼嚎。当风在火炉里象唱歌一样呼呼响的时候，陈设简陋、石灰刷过墙壁的餐厅里的圆形吊灯就点起来，于是我的继父就常常高声朗读涅克拉索夫、列夫·托尔斯泰、屠格涅夫的作品，或者阅读最新出版的《欧洲新闻》上的文章……

“我母亲一边听一边结袜子。我画图或者涂颜色。……没有任何意外会来扰乱这个古老的乡村木房子里的这些夜晚的宁静……”

这是一幅多么富有生活气息的夜读图。朗读之后两个大人还要热烈地进行讨论，帮助孩子了解语言的魅力，促使他自己体验、玩味，并进行认真而充分的思考。

双亲很注意对阿·托尔斯泰的教育，孩子很长时间不知鲍斯特罗姆是继父，叫他爸爸，也姓他的姓。鲍斯特罗姆对孩子十分慈爱，视如己出。鲍斯特罗姆没有孩子，他们俨然象亲父子。当他发现孩子学习成绩不佳时，就配合家庭教师

一起抓他的学习，自己回答教师的提问，给孩子示范，提高继子的学习兴趣。

母亲对阿·托尔斯泰的影响尤为深远。她当时已是小有名气的儿童作家，作品《女友》多次再版，深受孩子们的喜爱。她也渴望将儿子培养成一位作家，亲自给儿子上俄语课，阿廖沙还不到十岁，就在母亲的督促下写东西。阿·托尔斯泰的自传中写道：“有一年冬天——那时我大约十岁——母亲劝我写一个故事。她很想叫我成为一个作家。好几个夜晚，我都专心致志地在描写一个名叫斯焦普嘉的孩子的奇遇。……现在这篇故事的内容，我一点也记不起来，除了有这么一句：雪在月亮底下仿佛钻石一样地发光。钻石我虽然没有见过，可是我喜欢这样的描写。关于斯焦普嘉的那篇故事，显然是失败了，因为我母亲从此再也不强迫我创作了。”

除父母外，对阿·托尔斯泰影响较大的还有家庭教师，他在十三岁以前都是跟着家庭教师学习。鲍斯特罗姆先后请过两位家庭教师，一个是神学院学生阿尔卡奇·伊万诺维奇·斯洛伏奥霍托夫。阿廖沙和这个“麻脸、火红头发的年轻人”相处得很好，不过没有学到多少东西。第二名家庭教师是流放的马克思主义者，他“无精打彩地为我讲代数，无可奈何地望着在窗子上转动的铁通风器，不轻易跟我继父展开理论性的争辩，到第二年春天他就走了”。

阿·托尔斯泰是在大自然的怀抱中长大的。善于捕捉和领略大自然的美：“……我是在观察并溶进大自然多变的现象中独自长大的。阴暗花园的上空划过七月的闪电；茅屋顶上的冬雪一直堆到烟囱底下；春水哗哗流淌，归旧巢的鸟儿啾啾鸣叫；一年四季周而复始，人们生生死死，犹如日出日

落……闻得到熟透的苹果香和黄昏日落时凹地上点起的篝火烟味儿，我的朋友米什卡·科里亚绍诺克和他讲的故事，冬夜灯下读书和幻想……”

当然他也和村里的儿童一起在村子里、田野里和打谷场上游戏，和他们一块割草、玩羊拐子、骑不备鞍的马、堆雪人和打雪仗。阿·托尔斯泰和孩子一起到“熟悉的农民那里去听神话、故事和唱歌”，和母亲一起为农民治病。后来他写过当时的情景：“茅屋中炉火熊熊，织机房里坐着一个年轻姑娘，在用木板隔开的角落里，卧着一头牛犊，我们孩子们则围在桌子旁听一个老年人讲神话故事。”

阿·托尔斯泰童年的另一个乐趣，就是和牧羊人、马伕、工人们在一起玩。羊倌米什卡就是他的好朋友，老工人纳扎尔、木匠和厨娘讲的故事他也听得津津有味。有时他该做功课或该睡觉了，母亲只得打发女仆娜斯嘉来叫他，他还恋恋不舍，总要再听一会儿，才肯走开。

伏尔加河中下游地区的灾荒给阿·托尔斯泰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1943年他写道：“从1891—1893那三年的大饥荒，给我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这印象到今天我还记忆犹新。那时候土地都裂开了，花草树木都干枯了，叶子都飞散了。田野里一片焦黄。地平线上笼罩着一股把一切都烧光了、蒙蒙的烟雾巨浪。

“乡村茅舍的屋顶都弄得光溜溜的，麦秸拿来喂家畜了，还活着的、疲惫的牲口不得不拴在横木上，让他们立着。”阿·托尔斯泰后来将童年时代看到的悲惨的农民生活写进自传体小说《生活的一页》。在中篇小说《尼基塔的童年》中也有反映，瓦西里·尼基季耶维奇说，“又是这么热得要命的一天，冬季的伤寒又得猖獗起来了，牲口死亡，小

孩子死伤……”。在这里，作家还生动细致地描写了人们久旱盼甘霖的情景：“瓦西里·尼基季耶维奇这几天都在用大拇指弹那只晴雨表，低声咒着：表针正指着‘干燥。很干燥。’半个月来没有落过一滴雨，而这正是谷子该熟的时候。土地裂着，天空看上去象在亢热里洗得干干净净的，远处，天边上，有一片昏暗的烟雾，象一群牲口扬起的尘土一般。牧场全都晒焦，树上的叶子全都垂萎，开始在卷曲……

“全家在饭桌上见面的时候，也不象惯常那样的说笑了，父亲和母亲的脸上，总是挂着愁容……”

连平日一味贪玩的主人公——尼基塔也非常关心天气了，当他“用手指头敲敲（晴雨）表上的玻璃，那只针向着‘暴风雨’那一格移得更近了。尼基塔跑到图书室那儿去找他正在睡觉的父亲”。

父亲意识到尼基塔为什么叫他时，“他马上大喊得整个房子都能听得见：“……暴风雨！好哇！我们可算得救了。”等到“雨下得猛烈……滂沱一般的倒下来”，妈妈“站在阳台门口，满眼是泪”。

阿·托尔斯泰的继父鲍斯特罗姆自认为继承了六十年代人^①的传统，总把“六十年代人这个概念看作是神圣的，崇高的”。他还是个无神论者，崇尚民主，抨击专制制度，周围的人叫他“自由思想家”，尼古拉耶夫斯克县里的缙绅认为他是“赤色”人物。他保存着被查封的《祖国纪事》^②，

① 指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俄罗斯的社会活动家。当时是民主主义思潮的一个中兴时期。

② 其一指1818—1830年在彼得堡出版的杂志，主要刊登历史和人文学的文章。

其二是1839—1884年由克拉耶夫斯基在彼得堡出版的学术、文学和政治性的刊物。从1868年起由涅克拉索夫、萨尔蒂科夫-谢德林主持。

订阅大本的杂志《欧洲导报》^①，上面刊登萨尔蒂科夫-谢德林、奥斯特罗夫斯基、屠格涅夫、冈察罗夫等人的文章。当儿子列利亚（这是他给未来作家起的名字）满十二岁时，鲍斯特罗姆在他的纪念簿上题诗一首：

要热爱劳动人民，
他们的生活多么艰辛……
他们世代珍视自由和善良的思想，
这思想比阳光更加灿烂辉煌。

阿·托尔斯泰在自传中谈到继父鲍斯特罗姆的政治观点：“萨马拉出现了被流放的马克思主义者，继父跟他们结识了，并且还展开过激烈的论战，但是，他连《资本论》都啃不动，因而一般地说，他依然是一个康德^②派和英国经济学派。”

此外，鲍斯特罗姆还是一个战斗性强的“无神论者和唯物主义者。他读过伯格^③、斯宾塞^④和奥古斯特·孔德^⑤等人的作品，而且最喜欢进行思想问题的争论。但这并不妨碍他让工人们住在地板已经烂掉、墙壁已经摇摇欲坠、到处有

① 其一是俄国最早的文学、政治杂志之一（1802-1830），在莫斯科出版。

其二是指温和的自由主义杂志（1886-1918年）在彼得堡出版。

② 康德（1662-1722）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创始人。其著作有《自然通史和天体论》、《判断力批判》、《纯粹理性批判》、《未来形而上学导言》、《实践理性批判》、《论永久和平》和《道德的形而上学》等。

③ 柏格尔（1821-1862）英国历史学家，著有《英国文化史》。

④ 斯宾塞（1820-1903）英国哲学家、资产阶级学说实证论的代表。主要著作有《综合哲学体系》十卷、《教育论》和《社会原理》等。

⑤ 奥古斯特·孔德（1798-1857）法国哲学家、数学家，实证主义的创始人。虽然他的实证主义哲学也部分反对唯心主义，但本身充满了唯心主义观点。

蟑螂的下房里，也并不妨碍他让‘下人们’吃那腐臭的肉”。

作家的母亲亚历山德拉·列昂季耶芙娜也是一个无神论者，可是“好象更偏重理性，而不切实际”，“喜欢幻想”。她和鲍斯特罗姆感情很好，二人肝胆相照，对沙皇政府的专制独裁也很痛恨。1883年《莫斯科电讯报》被查封，她给鲍斯特罗姆的信中气愤地写道：“真令人愤慨。简直不让人活，不让人思考。在这个可恶的、多灾多难的俄罗斯令你感到压抑、窒息。”

她创作的剧本《女医生》、《刈禾人》都揭示农民因受奴役而摆脱不了愚昧和迷信。虽然这两个剧本揭露得并不彻底，但她毕竟认为一切恶果应归罪于社会，因为政治制度是不合理的，统治阶级是保守的，官僚制度是弊端丛生的。作者还通过剧中人之口表述一个中心思想：生产关系是世界运转的轴心。据说，她和鲍斯特罗姆一样，也读过马克思的《资本论》，剧中人的一些言论无疑是受到了革命导师著作的启迪。

阿·托尔斯泰的继父鲍斯特罗姆喜欢将有些思想强加给亚历山德拉·列昂季耶芙娜，在她那些“从未上演过的剧本中，教师、乡下稳婆、地方自治局的工作人员往往发表纲领性味儿十足的独白”。当然，一提到改变社会制度，即使正面人物也不那么侃侃而谈了。主要原因是剧作者本人并没有完全接受马克思主义观点，她只限于和剧中的正面人物一起谴责现行的社会制度，不可能把人物写成真正的革命者。不过，这对她来说，已是难能可贵了。

1891年秋天，鲍斯特罗姆参加了尼古拉耶夫斯克、诺沃乌

津斯克两县的救灾工作。他整天东奔西跑，工作十分繁忙，于是亚历山德拉·列昂季耶芙娜带着儿子到了萨马拉。这个三人的小家庭就安在沃兹涅先街（现在的拉辛街^①）上。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萨马拉是省会，人口将近十万。当时这里是俄罗斯粮食、毛皮、马匹和脂油的集散地之一，工厂、工场、作坊林立，工人们受到残酷的剥削压榨。省长、警察局、贵族会议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他们的总后台则是远在京城的沙皇。商人们、企业主们则从经济上盘剥人民。这里和其他俄国省城毫无二致：尘土飞扬、臭气熏天。

伟大作家高尔基于1895年初来到萨马拉，他在给柯罗连科^②的信中谈到对这座省城的恶劣印象：“……在这里生活非常困难。城里死水一潭——人们怪模怪样。我有时觉得，我不是到了萨马拉，而是回到了三十年代。”他在另一封信里则对柯罗连科抱怨萨马拉：“噢，这里真叫人讨厌。这里的粗野公众根本不相信有任何正派的东西，对一切看得过的行为用不良动机加以解释。”

不过，在这座禁锢得比罐头还严的城市里，还有一股强大的新生力量。1889年乌里扬诺夫一家从喀山迁居萨马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在准备报考大学的同时，还研究马克思主义并在青年中大力宣传。1893年，他在萨马拉组织了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探讨工人运动问题。1893年列宁离开这里前往彼得堡，小组由他的朋友领导，革命活动并未中断。这就是九十年代的萨马拉。

① 斯捷潘·拉辛（1671年卒）领导过1667-1671年反农奴制的农民战争。

② 柯罗连科（1853—1921）俄罗斯作家。学生时代因抗议当局被捕，被开除学籍。曾数次被捕流放，1885年才结束了流放生活。他的作品主要有：《马加尔的梦》、《盲音乐家》、《河水泛涨》、《哑口无言》和自传体小说《我的同时代人的一生》（四卷）。